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書經解義卷八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百六十八 經部

日講書經解義卷八

康誥

武王封其同母弟康叔為衛侯作誥以曉諭之史臣記其辭以康誥名篇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

慎罰

此二節書是武王將告康叔以治國之道先歷呼之

以致其儆因舉文王造周之本以為一篇之綱領也孟長也言康叔為諸侯之長也封康叔名武王若曰今命爾為衛侯以分而言則為諸侯之長至尊也以誼而言則為朕之弟至親也況爾小子封當年齒尚幼之時居此尊親之地可不思深儆以盡侯職哉然欲盡侯職亦不必他求也但觀乃大顯考文王而可矣蓋為治有道不過德刑兩端德者人所共慕而感化人心之本也罰者人所同畏而防範人心之具也

惟我文王為能洞見治源俾心體澄澈無一毫之私欲欽恤民命使出入明允無一念之縱弛是以仁義兼濟恩威互施民懷之而入于德且畏之而不罹于罰也文王所以造我周基業者如此夫明德即文王之緝熙敬止也謹罰即文王之視民如傷也而明德尤謹罰之本有天下國家者所當加意也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

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兹東土

此一節書是言文王造周之實而欲康叔思所自也區夏是一區之夏修治也怙恃也冒戴也武王又曰何以見我文考明德慎罰之實哉昔我文王之于百姓固無在不致其仁愛雖人所易忽如鰥寡者而文王益加憫念毋敢或慢焉至人之有才可用者則隨材器使而用之是用所當用而非私舉也人之有德

可敬者則尊賢樂道而敬之是敬所當敬而非私好也其明德如此人之有罪當刑者則以天地至公之心行之而一毫喜怒之私不與焉是威所當威而非私惡也其慎罰如此惟其是是非非一準于理使民曉然知所好惡所以盛德彰顯于民而民心咸歸矣由是始創造我區夏而撫有豐鎬之疆宇及我一二鄰邦皆聞風向化漸幾于修治我西方之民莫不懷德畏威怙恃如父仰戴如天其得民又如此是以盛

德馨香播聞于上帝上帝深休美之然後上天大命文王使滅絕大殷大受有商之命及萬邦萬民莫不各安其分各得其所隨時而就敘焉是我周之基業已成于文王之時其艱難蓋若斯也及汝寡德之兄纘承前業憂勤惕厲勗勉不怠故汝小子封得以享有爵位在此東方耳汝安可不思開創之維艱繼述之不易而于明德慎罰加之意乎夫康叔以介弟受封在人情或視為當然固有而不知經文王肇造之

艱以得此此不可不念也子孫蒙業動念及祖宗創
業之難則亦安往而得肆其心哉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
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
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
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此以下三節書皆申言明德之意而此一節書是欲
康叔博學以明德也祗遹敬述也紹繼也衣者服行

之意耇成人謂老成之人訓謂訓民武王歎息呼其名而言曰凡我所語汝文王明德之事汝其念之而勿忘哉昔我文考愛民好士之德不惟施諸政事而為德行亦嘗發諸訓詞而為德言汝固嘗聞之家庭間矣今汝治民將敬述文考之緒務取所聞之德言繼紹而服行之如衣之被身遵循勿替可也然此特當代耳猶未求諸前代也今汝所涖之地乃殷之舊都也昔殷先哲王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

其遺風善政猶有存者汝往之國又當廣求殷先哲王修身治人之道用為保治斯民之準則也然此特前代之君耳猶未求諸前代碩輔也若商家伊尹傅說諸臣所謂老成人也其品行德業至今稱頌不衰汝又當推廣而遠思之凡處心積慮咸取法乎商耇成人焉庶知所以訓民乎然此猶特近代耳尚未別求諸上古也古先哲王如堯舜禹以道相傳其大經大法垂憲萬世迄今可考也汝當別求所聞而率由

之用為安保斯民之模範焉誠能如此則知行兼盡體用俱備凡帝德王功之盛聖君賢相之猷無不統會于我性之天自然心逸日休綽有餘裕明德既積于中德輝自彰于外將泛應曲當無所處而不宜臨民出政隨所施而盡善職業修舉斯能不廢在王之命也汝可不盡明德之功哉夫治道與學問相為表裏博求古今之理以會通于一心此政之大原所由立而千變萬化皆從此出也與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此一節書是欲康叔盡明德之功以治民也恫痛也瘝病也棐輔也忱信也言惟誠信則輔之也往謂之國惠順也懋勉也武王又歎息呼其名而言曰為人上者固與民休戚相關而如一體者也視民之不得所即如疾痛之在乃身務除去而調護之其可不敬

哉蓋爾之一身昭昭在上者則有天紛紛在下者則有民所恃以承天而化民者則惟乃心雖天命靡常甚為可畏然以誠格之則天必眷佑至民情好惡雖大略可見然小民之心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最為難保汝往之國必竭盡汝愛民之心軫其艱難恤其疾苦慎毋晏然偷安好為逸樂之事是乃所以治民之道乎我聞古人有言曰上之取怨于民不在事之大亦不在事之小但顧其理之順與不順行之勉與不

勉何如耳一有不順不勉則人情拂而怨讟興矣古人之言如此可見為人上者不好逸豫而後能盡心盡心而後能弭民之怨弭民之怨而後可以保民可以保民而後可以格天天可畏而民難保爾其可不敬乎哉夫君所以治民也民不免于困苦則君亦不免于疾痛今命康叔為侯非以富貴加其身直以疾痛加其身矣誠能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去其召怨之由而盡其弭怨之道庶幾疾痛其有瘳乎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此一節書是言明德之極功以終之也服事也弘廓而大之也應和也武王又曰我告汝于君民之間益惓惓而不能已也蓋奉天以惠民者人君之事代君以弘化者人臣之分故汝惟小子爾職之所係蓋綦重矣惟在弘廣朝廷之德意以調和保安此殷邦之民使之各得其所化其頑梗之習而歸于德教之中

此乃職也夫此殷民乃天命所視以去留人心所視以觀化者也雖天眷我周其命維新然殷民安則天命俱安殷民危則天命與之俱危汝誠能贊襄于下取殷民而應保之則所以上助天子永保天命者亦惟此矣民自歸周以来商俗固已少變然殷民向善則斯民莫不鼓舞徯應殷民未和又何從而觀感乎汝誠能宣力于外取殷民而應保之則所以上助天子作新斯民者亦惟此矣夫必至于保命新民而後

為明德之極功也此明德之終也夫民易于因循亦不難于鼓舞作之之權要惟在上書曰黎民於變又曰四方風動堯舜之治不外于作新有如此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及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以下十二節書皆申言慎罰之意而此一節書是欲康叔原情以定罪也眚謂過誤終謂故犯不典謂

不法式用也適者偶爾之謂道及厥辜自言其罪也武王又歎息呼其名而言曰刑罰乃整齊斯民之具固為治所不廢然民命攸關不可不慎也苟一念不敬則有失出失入之事一毫不明則有寃抑莫伸之虞汝于乃罰務敬慎詳明毋或率意任情可也敬明之道當如何人之犯罪不同而其情亦異惟察其情之輕重以定罪之出入斯為得之夫人之情罪俱重者在所當殺不必言矣有所犯之罪雖小初非過誤

乃怙終不悛自己甘作不法之事是用意為惡者如是之人其罪雖小其情當誅乃不可不殺所謂刑故無小殺一以警百也人之情罪俱輕者在所當宥又不必言矣乃有所犯之罪雖大初非故犯乃是過誤出于不幸蓋偶然陷于罪且能輸情服罪略無所隱如是之人其罪雖大其情實可矜是乃不可殺所謂宥過無大先教而後誅也一宥一辟此以權合經仁義兼濟之道也所謂敬明乃罰者如此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此一節書是欲康叔慎罰以化民也有敘謂刑罰有次序明者明其輕重之等服服其民勑者戒飭之意懋和謂相勉而歸于和順也武王又歎息呼其名而言曰刑罰之中本有一定之敘固秩然而不紊也第人不能深究其次序是以輕重失宜寃抑者多何怪乎民之不能遷善遠罪也汝必大明其輕重之等使

下情洞燭法紀昭然不徒足以制民之形而實有以畏服民之心志則小民自然互相戒勑勉于和順孰敢輕犯有司之法哉然又必有至誠懇切之意行于其間夫而後民可得而化也干去民之惡也如疾之有于身務除去之又從而哀矜調護之惟恐其不速改則民知上之殺之者乃所以生之也將翻然悔悟盡棄其平日之咎惡矣于保民之善也如慈母之于赤子既珍愛之又從而勞来輔翼之惟恐其或陷于

罪則民知上之教之者乃所以成之也將鼓舞自新莫不安且治矣刑之足以化民如此此罰之不可不慎也夫刑罰不足以服人所以服人在用刑罰者之心耳不察其輕重之防而深致其刑期無刑之意此刑賞所以皆歸于忠厚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此一節書是戒康叔徇己之私也武王又曰刑罰者

天討所在人君代天而行之至人臣為天子守法者也又烏可有一毫之私行于其間哉如大罪有當刑者有當殺者雖係汝封所定要不過奉朝廷之法以從事非汝封所得而刑之殺之也務念死者不可復生一以至公至虛之心處之無或作威而濫及無辜也又小罪或當劓而割人之鼻或當刵而截人之耳雖係汝封剖決要不過據情法所宜而施行非汝封所得而劓之刵之也務念斷者不可復續一以至公

至虛之心處之無或恣意而殘民以逞也如是則奉法而行我無所與庶稱法之平而無寃民矣汝其慎之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此一節書是欲康叔以殷罰治殷民也外事在外有司之事臬法也司謂有司殷罰殷朝之罰有倫謂有倫敘武王又曰制預定則下易于遵守法相因則民樂于信從此必然之勢也令汝往治爾國凡外而有

司獄訟之事必欲一一躬親綜理勢有所不能若不預取法令而詳定之昭示屬僚則有司將有任意出入者矣汝務講求畫一之規陳列而頒布之使曉然確有所守易以為治然是法也不必別出意見創立條欵也但取殷罰以治殷民可矣蓋此殷罰乃殷先哲王之所幾經審定而殷民素所服習者宜取成規所遺井然有倫敘可行者使有司講求而師法之用之于訊鞫之際俾法有所凖而民樂從此不可不慎

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此一節書是欲康叔致審于己也要囚獄詞之要者旬十日時三月丕蔽謂大奮威斷也武王又曰刑罰之用一成而不變不可不盡心也倘審慮未詳其間少有冤抑遽爾加之以刑後雖知其枉而悔之亦何濟之有此在小事尚不可如是况獄囚之緊要者乎自令凡獄囚之要者雖其罪狀昭然供據明確不可

遂置之于法也務必服膺而想念之求其有無寃抑之處求其有無可矜可疑之處或求之五六日而不得其可生之理不妨遲之十日也或求之十日而不得其可生之理又不妨遲之三月之久也夫至求之三月之久而究不得是果情真罪當而終無可生之理也然後大奮威斷加以重典庶刑不枉而人心悅我與死者俱可無憾矣此尤罰之不可不慎者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彛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

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此一節書是申明上二節之意而歷致其警也殷彛殷之常法義宜也次者遷就己私之意遜順也武王又曰用刑之道不可有一毫之偏也若有一毫之偏則有無窮之失汝于外事固陳列是法與事而有罪者斷以殷之常法矣然人之情罪各別時勢不同若但拘已往之成規而不知隨時以合宜則刑殺之不當者可勝言哉故其刑其殺又必察其義之合于時

者而用之求不失先王之意可也然過于隨時將必任情而自用其不至以喜怒為輕重者又幾何哉故其刑其殺萬勿以朝廷之公法就汝一己之私情也慎之于未用刑之先宜如此夫不泥于古則必無執拗拘牽之失又不狥乎已則必無任情率意之愆庶刑罰盡順于義可云得其次序矣然使矜喜之心或起則怠惰之念必至而乖錯從此生矣汝惟嘗自念曰吾之刑罰未有順義之事此心時時不自安則虛

明公正之體不失而審慎欽恤之念常存刑罰安有不中者哉慎之于既用刑之後又宜如此大抵殘忍鍥薄皆出于自滿之一念哀矜惻怛皆本于自歉之一心常存一未遜之心則常存一欽恤審慎之意而獄之不得其平者少矣推之凡事無不皆然聖王所以貴乎不自滿假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此一節書是探用罰之本以感動康叔也武王又曰

我告汝慎罰之事蓋惓惓而不能已也用刑之道惟在存心存心仁慈則刑罰亦出于忠厚存心苛刻則刑罰必至于慘酷是心者用刑之本也我觀汝年雖少而心則慈祥愷悌未有若汝封之存心者是汝之心惟我能知之耳至我不忍之心好生之德亦惟汝能知之汝宜推廣汝之良心深體我之用心以此用刑庶幾明允乎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此一節書是特舉大惡以例用罰之當也越顛越也
暋謂強很憝憎惡也武王又曰用刑之道在因人情
之所惡而施之則刑當而無不服凡民得罪或因他
人引誘陷于罪戾其情猶可原也若甘自冒法網毫
無忌憚或劫人為寇或奪人為攘或在外為奸或在
內為宄甚至殺人顛越人以取人之財貨此殆強悍
不悛不畏死亡之人也如此之人人情無不深惡而
痛絕之而亦聖王之所不待教而誅之者也而後罰

加焉斯慎之至矣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兹無赦

此一節書是欲康叔用罰以嚴之民也字愛也天顯天倫顯然之序鞠養也弔兹者至此之謂政人為政

之人也民彞民之常道武王又呼其名而言曰如寇攘奸宄之大惡固大可痛恨矣然刼奪人之財貨猶未至滅絶人之大倫也其罪已不容緩况夫不孝不友之人乎葢孝友乃天倫之樂事人性之自然固油然動于中而不容自已者也若為子者不能敬盡其事父之事大傷其父之心以致為父者亦不能愛惜其子乃惡疾其子是父子之倫幾滅也若為弟者弗念天倫顯然之序竟不能恭敬其兄以致為兄者亦

不念父母鞠養其弟之哀勞大不友愛其弟是兄弟之倫幾滅也夫廢棄人倫滅絶天理至于如此較之寇攘奸宄其惡尤甚使我為政之人視為固然不加之以罪則人心無從勸懲風俗何由丕變將天所與我民之常性不大泯滅而紊亂乎夫此不孝不友之人即在文王當日亦所深惡而必刑者汝速用文王所作之義刑將此不孝不友之人刑之無赦庶足以維人心而移風俗乎夫刑者所以輔教之不逮者也

敎莫大于孝弟則五刑之屬罪亦莫大于不孝不弟敎以勸之而刑以防之所以扶植倫紀者深矣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别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兹義率殺

此一節書是欲康叔用罰以嚴之臣也戛法也瘝病也武王又曰下民以率教為善人臣以守法為忠彼民之不孝不友而不率教化者固當大置之法矣况

為臣有教民之責如外庶子職在訓人為風化所係
與庶官之長曰正人為綱紀所關及小臣之有符節
者為職掌所在此與百姓又不同宜各恪遵朝廷之
教令宣揚上意以勸導小民使之改惡而向善始克
勝任而無愧若敢輒任私意別為條教而頒布之取
悅時俗要求衆譽將君上委任之意全不體念并國
家官守之法咸廢格不用徒知違道干譽以病其君
動摇國是惑亂人心是乃倡引其惡於下之人我所

深惡者此尤不忠之甚者也而謂刑可或已乎蓋如此不忠之臣即在文王當日亦所必殺者汝乃速用文王所作之義刑殺之無赦庶足為人臣誣上行私之戒乎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此一節書是欲康叔本諸身以為臣民之表也放謂放棄武王又曰欲流之清必先潔其源欲影之直必

預端其表此一定之理夫為人上者非即臣民之表
與源乎能臨馭一國之謂君能儀型一國之謂長令
汝既為君長誠能正己率屬本孝友以齊其家由忠
義以訓其臣則倡率有本雖不事威虐之末以繩其
下而下之人有不觀感而化者哉設使汝為君長者
不能齊其一家之人俾皆興仁興讓以為國人之模
範又不能訓其小臣外正之臣俾各奉公守法以為
百姓之凖則徒知倚勢作威依法為虐是汝不能仰

體天子委任之意大廢君上之命乃欲以非德爲齊治臣民之具矣汝或如此將何以責臣之瘝厥君而望民之從化也耶夫刑者不得已而用之所以輔治非所以爲治也不先之以表率而純任刑罰是非德用乂終不能康乂蓋匪獨民免無恥之爲弊矣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此一節書是言裕民爲愼罰之極功以終之也典謂

國之常典由用也裕和順也懌是喜悅之意武王又曰立法創制雖始于前古至我周而後大備要皆天討不易之定理國之常典也汝欲仰承王命凡用刑之際亦無往而不敬守國之常典即由此敬典以化民懲其不率之習興其孝友之良優游馴擾使從容歸于德化之中可耳然亦不必遠求也但取法乎文王而已夫視民如傷不侮鰥寡文王之敬也庶獄罔兼咎惡不務文王之忌也汝惟思文王之敬謹而戒

慎恐懼無一念之或怠惟思文王之畏忌而欽恤哀矜無一念之或縱由是而求裕其民嘗自念曰我惟求能及文王之裕民斯已矣如是庶能盡君長之責而無負王命也予一人望汝之心不亦快然悅懌矣乎蓋典者文王之良法而敬忌者即文王之良心此慎罰之終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此一節書是武王自嚴以勵康叔欲其本德用罰也爽明也惟思也迪謂引導時字解作是字康乂安治也求謂與之等適從也武王又呼其名而言曰德與罰固為治所不容偏廢但刑禁民于已然之後德則格民于未然之先其輕重當自有辨我明思夫民非可但恃嚴刑峻法以為治也惟當導之以德使之羣歸于禮義相安于孝友以漸臻夫吉祥安康之地自可無事刑罰之加耳在昔殷先哲王莫不用此道以

化民其德澤之感人至深遠也我今惟是遠法殷先哲王導民之德用以安治其民而期媲美于商先王焉此我今日之責也況今此殷民雖習染汚俗至其本然之常性未嘗滅息也誠導之以事親則孝之心油然以生導之以敬長則悌之心沛然而發豈有導之而不從者哉夫政者原合敎化而言所以正民之不正也若徒嚴刑以驅之而不知本德以導之則法令日繁而犯者愈衆安在其能為政於國耶夫德之與

刑有本末先後武王之誥康叔也先之以明德而卒又歸本于迪德所以示之本要者深矣至其一則曰文王再則曰文王而于殷先哲王亦三致意焉所以戒自用之專而示以遠稽近述之道者又如此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此一節書是武王厚於責己以勵康叔也戾解作止

武王又呼其名而言曰監古可以知今而治民莫如德化殷先哲王以德化民此誠我之所不可不監者也惟汝同有康乂殷民之責故我告汝以德行罰之說欲共知所監耳所以然者天之所甚愛者惟民民之所恃以安全者惟君故為君者必使下民各安其生各復其性然後天之心始慰君之責始盡庶可告無罪于天今此殷民大不安静其心狠疾未能或止雖屢經開導究未能同歸于治是我有負上天付託

之重而有愧君師教養之任矣明思天其罰殛我我
亦何敢怨乎蓋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惟厥小民無知
而陷於罪不在于大亦不在于多即至微至纖皆上
人失教之所致也况今元惡大憝不孝不友之俗尚
顯然彰聞于天乎此我之所以甘受天罰而不敢怨
也則我欲監前代以德行罰之説汝其共勉之哉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
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此一節書是欲康叔不用罰而用德也蔽斷然也忱誠也顧省也瑕瑕疵也殄棄絶也武王又歎息呼其名而言曰天下事未有不成于兢業而墮于怠荒者也汝今之國尚其敬之哉夫為治之道莫善于德化莫不善于刑威若但恃嚴刑以督責乎民則民將不知所措而怨咨者衆汝慎毋作此可怨之事也有謂民心不古難以德化易以刑服其説似是而實非非謀之善者也况刑者所以齊民之具俾我為一日之

用而已豈常用之法哉如此等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汝宜屏絶之而勿用也惟是古人之敏于德者斷然以至誠之心而大法則之毋始勤而終怠毋自安于小成用此以安定汝之心而端化民之本庶不為邪說所揺用此以省察汝之德而握化民之要庶不至功力有間且用此以弘遠汝之猷而定化民之謀庶不狥目前之計而忘後日之患由是寛裕不廹使民日漸月摩相安於善而不自知此德化之至耳誠能

敏德至于裕民如此則汝德既純我必不以汝有瑕疵而殄絶之庶克長保爾國矣爾可不敬哉德足以化刑心足以立德訓刑之終歸本于德見導民之具在此不在彼也修德之要歸本于心見内省之實正心以修身也唐太宗一行仁義而幾致刑措況文王之明德而謹罰哉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此一節書是以天命警戒康叔也惟命之命謂天命
服命謂受君命也武王又歎息呼其名而言曰令爾
之爵土雖命之自君實命之自天也天意難諶去畱
靡常甚可畏也如爾所為盡善則天必眷佑之爾所
為或不善則天即棄絶之矣汝其思念之而弗忘哉
毋或不念使自我而殄絶所享之國也凡我之所以
命汝者若明德若慎罰亦既諄諄諭之矣汝宜精白
乃心明汝所受于我之誥命尊所聞而敬行之不可

畀忽我言用以安治其民使皆入于德而出于刑如此則民獲安而君命無違將天命亦因之孔固矣汝其念哉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此一節書是飭遣康叔之國而終戒勉之也替廢也武王之言曰汝今往之藩服將有君國子民之責矣明德慎罰在當日為祖德者在今日即為侯度是即汝所當敬之典也汝其謹守勿廢朕之諄諄告汝者

詳矣汝其聽之德務其明罰務其慎誠如此乃能新有殷之民世世享有禄位而無殄矣按此章首言文王之明德慎罰欲康叔之取法繼又欲其以德行罰終又欲其用德而不用罰反覆訓誡蓋德以化導之于先而罰以整齊之于後大學明德新民之説實本于此此即文武之心傳治天下與治國無二理也

酒誥

武王封康叔于衛以其為有商故都妹土之地其臣

民化于商紂之惡酗酒敗德故武王戒勉康叔欲其變易習俗作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此二節書是舉文王戒飭庶邦之言以發端也妹邦地名即商之故都衛地也穆敬也毖戒也越及也元祀謂大祭祀武王曰商紂酗酒臣民化之至于成俗

惟妹土尤甚令汝往治其地當以我誥誡之辭敷布于妹邦之臣民以革其俗昔我穆穆然祗敬之文王當為方伯而立國在西土之時懼人之沉湎貿亂于酒于是誥訓戒飭此庶邦之中凡官之長而為庶士官之副而為少正及治事之臣朝夕警惕之曰惟祭祀則可用此酒蓋藉以薦馨香非藉以恣宴樂天令我民始作此酒者止為郊社宗廟之大祭饗而設此外無可用酒之時矣豈縱臣民之酣飲為樂乎蓋內

而修己外而治人莫大于勤明敬慎多飲則怠而隳事昏而喪智肆而越禮損德莫甚于此故聖王切戒之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此一節書是文王誥毖庶邦之言也威威罰也武王述文王之言曰飲酒而失其常必至越禮敗德而禍亂隨之是即天之降威于人矣蓋修德勵行庶人所

以保身今飲酒而至于亂其心志虧其德行天必降威以禍其身家是何莫非因酒而有此行乎奉法修職諸侯所以保國今縱飲而至于肆慾敗度天必降威而覆其邦國亦何莫非因酒而有此辜乎下而庶民上而邦君皆不可崇飲也如此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此一節書是舉文王誥教小子之言也小子卿大夫

士之少者也有正謂有官守有事謂有職業彝猶言常將者將持之意武王述文王之言曰飲酒固人所宜戒而年少之人血氣未定德性未堅尤所宜謹蓋各有官守各有職業耽于酒則瘝厥官而廢厥職故當敬爾有官恪恭乃職不可以酒為常而沉溺之也庶邦之小子皆當以此為戒惟祭祀之時旅酬獻尸藉此以交神明饗賓客則可用之然猶必內定心志外攝威儀有德以節此飲無至于醉而後可也況可

無事而彝酒乎蓋德將無醉者以天理遏人欲所謂以道心勝之也若中無所主未有不授其權于嗜欲者凡事皆然獨麴糵之為害乎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此一節書是文王既告其有位者而又告民使訓誡子孫也迪訓也臧善也武王述文王之言曰逸樂乃小子之大戒為人父兄有勸戒子弟之責我百姓當

謹毖小子惟土地所生之五穀是愛蓋服田力作則其身常勞而可以杜淫佚之漸其心常樸而可以絕驕侈之端厥心自化而為善矣猶有荒酒而敗德者乎為子孫者亦當專心以聽爾祖考之常訓蓋訓之者常則入于耳者熟聽之者聰則識于心者恪而自不能忘也爾無以謹酒為小德而不加勉細行不謹終累大德況汩亂心志喪失威儀侈靡隕越皆從此起爾小子于小大之德一視之可也蓋正人心為善

風俗之本而崇稼穡又為正人心之本愛土物而心臧此聖主治世之微權化導之大務非獨為謹酒言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此一節書是戒妹土之民也嗣續也純猶大也肇解作敏服事也洗潔也腆厚也武王曰民俗莫大于孝養飲酒亦必以其時令汝妹土之民為農者果能勤

其四支繼續汝之力以大用功于農事服勞力穡奔
走以事其父兄爲商者果能敏于貿易牽車牛載貨
物遠從事于商賈以其所得爲孝養父母之具如此
則爲父母者既資其甘旨之奉而不憂于不足又喜
其務農賈之業而不至于爲非則父母之慶可知矣
自此則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豐以用酒于父母之
前而燕樂于家庭之内其亦可矣非是而躭于酒不
且貽父母之憂乎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敎爾大克羞耉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一節書是戒妹土之臣也庶伯庶官之長典常也羞耉猶言養老惟君奉君也丕大也作謂動作介助也逸者宴樂之意元德大德也武王曰飲酒而失常則天降之威飲酒而不亂德則天降之福今爾庶士

之有官守者及庶官之長凡此衆君子其常聽我之教訓爾能盡誠致敬大修養老奉君之禮則勸酬之間無非禮節雖飲食醉飽亦不為過矣又以事之大者而言國家典禮莫重于祭祀爾能常自觀省使念慮營為皆合于中正之德則内無私累可以交于神明由是而行供養饋食之禮祼獻之餘飲福享尸爾亦得自副而飲酒宴樂矣爾能如此則外修典禮内攝身心無荒躭沉湎崇飲曠官之失信為王朝奉公

守法之臣且大德無虧天亦順之使之永保爵禄于王家矣受福不亦多乎書本戒人之飲酒而此若稍寛之者蓋人能于孝養羞耇祭祀三者盡其誠敬則為成德之士矣豈猶有酗酒之失哉雖寛之實所以嚴之也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此一節書是言文王垂教之大也棐輔也徂往也武

王呼康叔而告之曰上天之于人國家必鑒視其君臣之敬怠勤惰以為威福故謹酒一事所關甚鉅昔我文王治西土之時諄諄誥誡凡輔佐文王于往日者有國之邦君有官之御事年幼之小子皆能謹率文王之教不致荒躭于酒所以職業修舉風俗淳朴馨香之德格于皇天而為天心之眷顧故我至于今日代殷命而有天下皆文王垂教之遠也豈今日治妹土之人而可忘祖訓哉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此一節書言商之所以興由于君臣之不暇逸也迪畏者畏懼而見于行也天顯天理之顯然者帝乙商後代之賢君成王成其君德也畏相敬畏輔相也崇尚也武王呼康叔而告之曰爾知商先王之所以興乎我聞在昔殷先哲王成湯知上天之明命為至重

知小民為難保兢兢業業時存敬畏而見之于行事者莫不皆然經常其德以治身而不為外誘所移秉持其哲以用人而不為小人所惑所以貽謀盡善代有賢君自成湯以至于帝乙中間賢聖之君六七作皆能成就君德而無隕越之憂敬畏賢相而無驕肆之失一時治事諸臣皆盡心輔弼而以責難為恭不以阿順為悅君臣上下一德一心惟知畏天畏民不敢一毫自暇自逸如此況敢以飲酒為尚哉此商之

所以興汝當取法者也先儒真德秀謂此節乃一篇之根本凡人敬則不肆欲肆欲則不敬君臣既一于敬則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動之此正天理人欲相為消長之幾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衞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此一節書言商之盛時其内外諸臣皆以崇飲為戒

也服事也外服內服外內治事之臣侯甸男衛是四
等諸侯邦伯是諸侯之長百僚是百官之僚屬庶尹
是衆官之正亞次大夫也服服事之人宗工尊官也
百姓百官著姓于國者里居致仕而居田里者湎溺
而不返也尹人百官諸侯之長即上文所謂御事武
王曰商先王躬行敬畏不惟其子孫及御事之臣能
守其法凡在王畿之外侯甸男衛四等諸侯及諸侯
之長凡在王畿之内有百官之僚屬有庶官之正有

官之副貳有服勞奔走之人有宗工之尊有著姓于國者有退居于里者皆凜然有所畏懼莫敢沉湎于酒不惟不敢而已有職者勤于官無職者勤于德自不暇飲豈僅畏而不敢縱乎其所以不暇者維何惟上下同心戰兢惕勵上以助成人君之德而使之益顯下以助百官諸侯之長使之祗敬君事而不少怠耳不暇不敢如此尚有崇飲自恣者哉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

怨不易誕惟厥縱淫佚于非彜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此一節書言商之所以亡在荒躭于酒也命命令也越解作於誕大也非彜非法也燕安逸也盡解作痛無罹者不憂之意民猶言人武王曰商之先世君臣

敬畏如此子孫不能恪守以底于亡我聞後嗣王紂之為君縱酒以沉酣其身心志迷惑號令政教不能顯然昭示于百姓凡酷刑暴政一切結怨于民之事反敬奉而守之不少悛改朝夕之間大肆滛泆于禮法之外以燕樂之故使體統威儀蕩然無復存者當日之民咸知國之將亡無不痛傷其心紂猶不恤民怨惟荒怠益厚于酒逸樂日甚不自休息其心為酒所使以至于忿疾強狠曾不畏死禍延國家雖至于

滅亡而亦無憂恤之意全不能敬畏天命以馨香之德昭格于天惟有小民疾毒之氣及庶羣酗酒腥穢之行日聞于上帝故天降喪亂于殷而絕無愛恤者惟嗣王縱酒自逸之故也天豈有意于虐殷哉亦殷人之荒亡沉溺自速其罪耳雖天心仁愛至此不得不降威者理之必然也不甚可畏與

王曰封予不惟若兹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此一節書是武王自言誥誡之意以警康叔之聽也
監鑑視也撫解作安武王呼康叔而告曰吾言湯之
所以興紂之所以亡者亦甚詳矣予豈好為是多語
哉古人有言曰人不當監于水而當監于人蓋監于
水不過辨吾貌而已若監于人而以人之得失正已
之得失則吾身修悖之幾天下理亂之本皆不越他
人已然之事而知之今紂之荒躭而自墜厥命如此
我其可不大以此為監而改絃易轍革其沉湎之風

作其怠荒之氣以安撫此時之天下乎此我之所以諄諄誥誡汝不可不深長思也蓋取鑒在近其得失最為明切故周詩曰宜鑒于殷又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能鑒覆轍此其所以為興朝也與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此一節書是武王警康叔以身教先羣臣也劼者用

力之意毖戒謹也獻賢也太史内史皆掌法之官百宗工百僚大臣服休論道之臣服采辦事之臣疇猶匹也圻父司馬也薄違謂廹逐違命農父司徒也若保謂順保萬民宏父司空也定辟謂正經界以定法武王曰飲酒之戒固不可不以殷為鑒矣况汝令所撫者殷之故墟也汝當用力毖誡殷之賢臣及鄰國侯甸男衛之諸侯使之克慎于酒然此猶其遠者耳遠者恒觀法于近者况汝之所友若太史掌六典八

法八則之官內史掌八柄之任及賢臣百僚大臣尤所當誡毖之者乎然此尚其卑者耳卑者恒取則于尊者況汝之所事有坐而論道之臣有起而治事之臣又等而上之有汝之疇匹若圻父司馬之官掌廹逐違命之政者有農父司徒之官掌順保萬民之政者有宏父司空之官掌制定疆界之政者其可不戒毖之乎然反身為率下之原正己乃治人之本況汝一身羣臣之所觀法位尊則更無禁制之人祿優則

易為逸樂之地非剛果以制之其安能不躭于酒哉此汝之所當自警以為羣臣倡者也蓋剛能勝慾祛除嗜好全資斷制之能况剛明為人君之大德用人行政所以斷然而不惑奮然而有為者全賴乎此謹酒一事且不可不以剛制而况其他乎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此一節書是嚴商民羣飲之罰也佚解作失武王曰崇飲之戒固不可不慎而作奸之罰尤不可不嚴或

有人告于汝誋殷民有無故羣飲聚衆為奸惡者此等怙終不悛之民不可寛縱盡執拘之以歸于京師予其殺之而無赦焉按羣飲之罪未必盡至于死此殆為奸民聚衆為非者言也曰予其殺者初不必于殺也有不輕縱之義亦有不濫殺之仁所以開其恐懼修省之心而激其遷善遠惡之念豈傷于嚴厲也哉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此二節書是教殷之諸臣也迪導也明享彰明使享爵位也蠲潔也武王曰人之蹈于非者習染有久暫被化有淺深故受過亦有輕重今殷之諸臣百工其素為商紂導引為惡者乃或沉湎于酒是其習俗已深化導尚淺勿殺而姑教之使之悔悟自新可也商之諸臣果能遵我教訓之辭存之于心而不忘我則

顯揚之而享之以爵位若不能用我教辭則是怙終不悛我豈能復為寬恤哉既不能潔其舊染之汙我將律以羣飲之罪亦同于殺而不赦矣蓋有訓辭以導之于前有爵賞以勸之于中又有刑罰以驅之于後所以鼓勵振作之者不亦詳且備哉亦可以見聖人之不輕于絕人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此一節書是終致反覆之意而欲其化導自上也典

常也辯治也乃司謂有司武王呼康叔而告之曰我

前言崇飲之戒詳矣率教貴于能恒化行端期自上

汝當常聽我之訓辭持久力行勿面從于一時而已

也有司者百姓之倡在位無沉湎之風則下民有觀

感之化若不能辯治有司以從違為賞罰則民之效

尤者不能止矣安能禁其湎酒之習哉此尤汝所當

致警者也篇中以畏天顯小民為商先王所以不崇

飲之故可謂大哉王言矣蓋有道之世朝廷清明羣

工勵翼飲酒之事不惟不敢亦不暇不敢者心有所畏也不暇者心有所事也常存不敢不暇之心則沉湎荒亡之患不戒而自遠矣

梓材

此亦武王誥康叔之書因其中有梓材二字史臣遂以名篇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此一節書是武王誥康叔以通上下之情也上臣字

指國中羣臣達謂通達其情下臣字兼庶民及大家言武王呼康叔而命之曰邦君撫有一國國之中有民有臣有大家臨乎邦君之上者又有天子然大家之悅服最難天子之嘉賴非易誠能子庶民體羣臣以臣民之愛戴致大家之悅服是之謂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而下無不通之情矣又以庶民羣臣大家之愛戴致天子之嘉悅是之謂以厥臣達王而上無不通之情矣葢處乎上下之間者惟邦君能以臣

民之情達之大家而國中無扞格之虞能以臣民之情達之天子而内外絶蒙蔽之隱人情通而後治效舉非邦君之責哉書之所謂大家即孟子之所謂巨室與國家有維繫之勢為臣民所觀望之人非可以形格勢禁也感之以德而自化服之以公而胥悅亦在乎端君身以治之而已矣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

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此一節書是武王告康叔以謹刑罰之道也越發也師師相師為善之意尹正官之長旅衆大夫敬勞恭敬勞來也徂往也亂在外為姦在内為宄歷人謂罪人所過知情藏匿資給者戕謂傷人肢體敗謂毀人生業武王曰刑辟之事民命攸關寛宥之風倡之自上汝若時常發令于國曰我有交相為師之三卿如司徒司馬司空與正官之長衆大夫之旅咸當仰體

吾好生之心蓋民命至重雖法有一定而情則當矜

若不衡其情之重輕而概加刑戮是虐厲殺人予所

不敢然以言敎之不若以身倡之亦惟為君者先敬

慎刑罰以勞來其民則羣臣自玆以往亦相率而敬

勞矣刑罰中有姦宄殺人者有藏匿罪人者是雖罪

之大者若其情可矜疑從而宥之則羣臣見其君之

行事主于寬厚凡戕賊人與毀敗人物之小罪亦皆

從而寬宥之矣上行下效相率而成寬大惇裕之風

猶有虐厲淫濫之刑哉

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

自古王若兹監罔攸辟

此一節書是武王誥康叔以子惠百姓之道也啓開也監謂監國乃諸侯之長康叔孟侯故稱監亂治也屬謂聯屬合謂保合容容蓄也效責效也恬安也辟謂刑辟武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樹之后王君公莫

非爲此百姓而已故先王之置監國也立之君而輔之以臣其意主于治民而爲之謀生養安全之計其命監之辭曰無相與戕賊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民之無告者莫甚于鰥寡孤獨故于人之寡弱者當愛敬之婦之窮獨者當使之有所歸而聯屬之又推而保合一國之民率由此道以相爲容畜使各得其所焉先王諄諄責效于有國之君與御事之臣者其命果何以哉葢予之以民而使之引掖扶助于生養之

域恬豫之境而後已也自古王者之命侯國者皆如此汝今為監其毋以刑辟為尚而負養民之至意哉

按康叔以衛侯為司寇故武王命之多及于刑又恐其或偏倚于刑也故此篇惟以寛宥罔辟為言仁愛惻怛丁寧反覆武王之用心至矣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此一節書是武王望康叔以成終之道也稽治也敷菑廣去草萊也疆畔也畎通水之溝塗塈泥飾也茨苫葢也梓材梓木良材可為器用者雘采色之名武王曰國家之事創始者難而纘成者亦不易今日封爾于衛凡除殘去暴我已為之于前矣若治田者然既廣去其稂莠有可耕之地尤望後之人陳列修為治其田畔之疆與通水之畎而後田功可成也若此則彰善癉惡以防範于無窮者非汝責哉凡建邦啓

宇我已為之于前矣若作室者既修治其墻垣有可立之基尤望後之人加塗飾之功謀覆葢之具而後家室可成也若此則培基固本以永奠于不拔者非汝責哉凡立綱陳紀我已為之于前矣如作器者然既得良材而樸以治其麤斲以盡其巧有可用之器尤望後之人加文采丹雘之飾而後器用可成也若此則潤色恢弘以永傳于無弊者非汝責哉汝其無忘前人之勤而成厥終焉可也自古前王創造必

賴後王善繼善述以光大其緒非成康則周道不隆非文景則漢業不光守成之難不必異于開創知其難而圖之安敢一日忘增修式廓之功哉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此以下皆周臣進戒嗣王之詞簡編錯亂誤綴于此而此一節書是周臣告嗣王以法先德而馭諸侯也先王謂文王武王夾解作近享者奉承之意兄弟言

友愛也后君也式用也典舊典也集和輯也周臣曰
天下之勢聯于諸侯懷遠之道在于慎德今嗣王撫
有大業惟常思文王武王之于藩服不以術馭不以
勢禁惟勤于明德推誠布公以懷服天下之諸侯使
遠者常近疎者常親以成夾輔之勢庶邦諸侯咸為
明德所感其享上也友愛之情篤如兄弟朝覲聘問
羣方咸來無敢有不王不享者亦皆精白乃心盡遵
用文王之明德而非有所強勉而然也其上下相維

之固如此後之嗣王遵行其法以集睦諸侯則庶邦亦懷德效順無不敬應如先王之時矣中庸之所謂懷諸侯實本于此懷之為言愛之而不擾親之而不疑此指臂之勢所由成而磐石之常安也周家卜年卜世之遠斯道得焉耳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此二節書是周臣告嗣王以修德寧民也越及也肆

解作今先後者勞來之意周臣曰民社者受之于天傳之于祖所以撫綏而安定之者則在于嗣王皇天既厭商之虐而以中國萬民及其疆土之大全付于我先王以相傳于今日則負荷之重嗣王任之矣嗣王惟當以子惠仁愛之德用以輯睦其民于民之迷惑而不率教者用德以和懌之而使之有涵育熏陶之樂用德以先後之而使之有匡直輔翼之助如此則迷者從化百姓安而疆土以寧用是以上慰先王

受命之心則格祖燕天俱在是矣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此一節書是周臣祈君永命之言也已語辭周臣曰無盡者臣子之心前言用德以懷萬邦和百姓者甚詳惟欲王之監視于此而不忘也所以欲王之監此者何哉葢諸侯乃國家藩屛休戚相關小民乃國家根本治亂攸係能使藩屛常固根本常安則庶邦之享無窮皇天之眷不怠自今日至于萬年惟我王之

子子孫孫永保萬民而常享天位矣周臣前言諸侯所以維天下之大勢繼言百姓所以固天下之大本保邦寧命更無他說是即中庸懷諸侯子庶民之義但何以懷之曰至公何以子之曰至仁惟至公即所以消反側之端惟至仁即所以綿歷服之久尤萬世人君所當監也

召誥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欲以為都至成王時始命

周公名公經理之洛邑既成名公因周公之歸作書

陳戒于王史臣因以召誥名篇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此二節書是史臣記召公承王命而相洛也既望十六日也步步輦也周鎬京也太保即召公越若發語辭朏者初三日月始生之名史臣曰惟二月十六日

後又六日乙未王于是日之朝步自周京至于豐以宅洛之事告于文王武王之廟所以承先志也于是遣太保召公先周公而行相視洛邑召公于豐起行自三月三日丙午至五日戊申之朝至于洛邑以定都大事必稽之于卜所以驗天心于是用龜卜宅都之地卜既得吉乃經營規度何地為城郭何地為郊廟朝市而定作邑之大勢焉其君臣始事之敬也如此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此一節書是記召公營洛之始事也庶殷殷之衆民攻猶治也洛汭洛水之汭位社稷宗廟之位史臣曰宅洛之事召公既相卜經營于是自五日戊申之後又越三日庚戌召公乃以殷民之已遷于洛者使之攻治郊社朝廟之基于洛之汭闢荆棘平高下定廣狹又五日甲寅規模大定而基址成矣驗之于卜而

天心順役之于民而民心悅此功之所以成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此一節書是記周公始來相洛也達觀謂周徧觀覽營所經營也史臣曰名公經營之位既成于是甲寅之次日乙卯周公以其日之朝至于洛于召公所經營新邑之位凡郊社朝廟王城下都皆徧觀焉相其形勝審其向背葢宅洛大事不可不致敬慎如此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

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此三節書是記周公營洛之事也祭天地為郊祭后土為社書役書也邦伯統率侯甸男服之諸侯也丕大也史臣曰周公既來徧觀新邑又以宅洛大事告于天地神明葢新邑之郊社已有定位于是自乙卯又越三日丁巳祭告于新邑之郊其牲用牛二葢事尊以簡為誠也又越一日戊午祭告于新邑之社其

牲用牛一羊一豕一葢事畢以豐爲貴也告神之禮既畢工作之役將興于是以營洛之事載之于書凡規模之詳備程限之月日財用之經費皆具焉自戊午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以役書命殷民之衆使知所趨又命侯甸男服之邦伯使之布其命于諸侯公既命此殷民維時殷民咸歡欣鼓舞大從事于工役則一時民心之悅又可知矣按營洛大事也召公之始至七日而經營位成周公之繼至十日而庶殷丕

作蓋斷制不疑足以見二公之明趨事赴公足以見
二公之敏自成王告豐之日至甲子凡一月耳而萬
世之業已定其中上觀天意下察民心又極其制度
之周詳此皆聖賢舉事可為後世法者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
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此一節書是召公陳戒于王言君身為化民之本也
幣洛邑既成諸侯來朝會所獻之幣帛也錫與也旅

陳也御事左右治事之臣史臣記曰營洛之事將成周公先歸鎬京召公欲以陳戒之詞藉周公以達于王是時庶邦冢君禮有幣以獻于王召公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復入以與周公欲其以庶邦之幣陳戒之詞并達之王也其告周公之言曰我之所以拜手稽首而告于王與公者蓋洛邑初營正殷民觀法之始今日欲化其頑梗之習革其怙侈之風莫大于告戒之然君身為萬民之倡宸修為出令之本故誥告

庶殷必自乃御事始也豈徒以語言為化導哉稱御

事者指成王而未敢斥言耳將開成周之治而首陳

忠愛之謨二語雖發端實一篇之要領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

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此一節書是召公陳戒于王之詞欲其以敬而保命

也元子長子也無疆言無窮也恤憂也召公曰靡常

者天命而有主者君心嗚呼今日所代者非有殷之

天命哉殷當未墜厥緒之時固天之元子而撫有大國者也元子宜為天心之所愛大國宜為天眷之所鍾乃一不修德而皇天上帝竟改厥元子而易大國殷之命其靡常也如此今王受命當天心之眷顧固有無疆之休美念天位之維艱亦有無疆之憂恤總之難恃者天而惟敬可以格之難信者命而惟敬可以凝之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哉從古保治之道莫大于敬益敬則嗜欲偏私不敢萌起居出入不敢忽發

號施令時存詳審之心用人聽言常釐䧢蔽之慮君身自無過舉天命即以凝承此百王之大法而召公特揭以告成王者與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此一節書是召公舉殷之所以亡而以疾敬警成王

也遐遠也終絶也後王後民指紂言瘝解作病籲呼號也徂往也懋勉也疾者急速之意召公曰天既遠絶殷之命使之一失而不可復返此豈殷先王之德無可恃者乎自成湯以後世有令主其靈爽在天宜若有能眷顧之者但因其後王受命以来不能敬德用賢卒使賢智之人退藏于野病民之人反在上位小民不能勝其殘虐咸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慟號呼于天出而逃亡又見拘執民之可哀甚矣嗚呼

天心仁愛不忍此四方之民重罹荼毒于是眷顧申命勉德之文武而使之有天下雖殷先王在天之靈其亦無如之何矣王其可不監于此而敏皇以自敬其德乎勿謂世德之可憑而不加勉也前言敬德而此言疾敬蓋使之直下承擔便以聖帝賢王自期而不安于世主便以天命人心為畏而不狃于晏安去其疑貳姑待之心作其奮發果敢之氣篇中反覆申明皆此意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此一節書是召公述夏商二代之興廢以見天命之不可恃也相視也先民猶言古人從子謂順從其傳子也面鄉也格正也召公曰天命無常歸于有德以觀古人若禹之有夏天既啟迪之使有祇承之德矣又從其子而保佑之俾繼世之賢克承其道天之眷夏如此惟禹亦仰考天心敬順不違以懋厥德凡所

為凝天命以貽子孫者無所不至宜若可為後世之憑藉矣乃其子孫不能敬德令時已墜失厥命而以商代之天命其可恃乎以觀近日若湯之有殷天既啟迪之錫以智勇之德矣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俾纉禹之服以有天下天之眷殷如此惟湯亦仰考天心敬順不違以懋厥德凡所為奉天命以貽子孫者無所不至宜若可為後世之憑藉矣乃其子孫不能敬德令時已墜失厥命而以我周代之天命其

可恃乎天命之去留惟在君心之敬肆人主可不修德永命而徒以祖宗積累之業為可長享哉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此一節書是召公欲成王任用老成以為敬德之助也耇老也矧況也召公曰人主凝承天命固在敬德而求賢贊助必賴老成今王以幼沖之年繼嗣大位惟彼壽耇之臣當倚為腹心朝夕親近不可以其迹

類迂闊遂致疎遠使少年新進得而間之所以然者

何也興亡之鑑莫備于古吉凶之理莫嚴于天惟壽

耇之臣歷年既久聞見日博凡古昔帝王嘉言懿範

可為師法者皆能一一稽考如出于親炙王能任而

用之則事有所證而君德益充此其所以不可遺也

况其人智識高遠心與天通凡其揆度國家政事定

議發謀皆能一一仰稽天意斷然不爽王能任而用

之則理無所惑而君德日新此其所以尤不可遺也

不然獎用新進遺棄老成人主左右無與述古訓陳天道者何以輔成君德永保帝命哉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此一節書是言嗣王付託之重宜敬德諴民以永天命也其期望之辭諴和也碞險也召公歎息而言曰王雖幼沖乃上帝之元子受天命而主萬民責任至重可不勉哉從來天命之去留視乎民情之向背王

其大能諴和小民使之懽欣鼓舞馴擾于法制之中優游于禮教之内則民情安而天命亦固豈不為今日之休美矣乎夫小民至愚而實神撫之則后虐之則仇最為嵒險可畏若以為不足畏而緩視之鮮有不至于失民者王必以諴民為急務不敢緩于敬德時時顧畏民之嵒險兢兢業業如登高臨深庶幾國家太平之業垂之無窮矣夫民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以水為柔弱而狎而玩之者舟必覆以

民為愚弱而虐而用之者國必危名公作誥極言民險之可畏而周公陳無逸之書亦深慮民心之違怨老成進說動以得民為先此成王所以成郅隆之治也與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此一節書是召公欲成王宅洛行敬德誠民之事因述周公之辭而申之以己意也服謂服行德教土中

謂洛邑為天地之中旦曰以下四語周公之辭毖慎也上下謂神祇時是也乂治也成命天之成命召公曰王欲諴民圖治當自新邑始令新邑既成王來此定宅繼天出治凡典禮命討皆王一身之責王當躬親總攬以服行于此土中不可徒倚臣下而自處于暇逸也此非臣一人之見即旦亦曾言之謂人君一身上荷皇天之付託中膺百神之憑依下繫萬民之觀望今作此大邑豈徒為逸豫之計其將自是作君

作師對越上帝以不愧于天肇稱殷禮敬荅神祇以不愧于神且自是宅中圖治諴和萬民以不愧于人旦之所言即臣期望于王之意也王誠能勉而行之則民心既和天眷益篤將天之祐命我周者一成而不易而治隆化洽永奠新宅之邦豈不為今日之休美耶名公將告成王以治洛之法而先引周公之言以開其端者如此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此一節書是召公敎成王治洛當先服殷之臣也服化也比副也介貳也召公曰王今宅洛固以化殷為重而化殷必自臣始殷在位御事之臣素以貴族為民所觀望若抵冒法禁而不忌何以令民王先服化殷之御事使與我有周御事習于敎令者親近副貳朝夕共事俾之漸漬薫陶以節制其驕淫僭侈之性則自然日進于善而不能已矣葢性本有節惟為習染所移是以流而忘返使日與正人居聞正言見正

事未有不媿悔感悟舍其舊而新是圖者此轉移風俗之大機也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此一節書是言化臣之必本乎身也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名公曰化民必本乎臣而君身尤臣民之所觀效修身治人不越一敬而已王當以敬為居心之所動静語嘿無時不敬出入起居無地不敬心主于敬而不懈一如身安其所而不遷庶幾君德清

明可以為百官萬民之表帥矣若不能敬德則此心放縱而庶事日隳欲臣民之化服豈可得哉王誠不可不敬德以為端本之道也葢敬者修德之根本不敬則心雜于人欲之偽而性日漓敬則心納于天理之中而性可復帝王傳心皆以敬為要故召公以此告王不獨為化服殷頑而已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

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此一節書是申言夏商歷年之長短欲成王監二代以敬德也首我字指王言下皆召公自謂服受也延長也名公曰君心之敬肆為國祚之長短所係夏殷二代其明鑒矣今我王不可不監視有夏亦不可不監視有殷夏禹受天命歷年四百我不知夏之先何以歷年若是之永及桀嗣帝位其亡也忽焉我不知

夏之祚何以不能少延推原其故惟桀不能繼禹之敬德作威敷虐獲罪于天乃早墜有夏之命此其理之可知者也殷湯受天命歷年六百我不知殷之先何以歷年若是之永及紂嗣帝位其亡也忽焉我不知殷之祚何以不能少延推原其故惟紂不能繼湯之敬德沉湎暴虐自絶于天乃早墜有殷之命此其理之可知者也觀禹湯之所以興則知敬德之當法觀桀紂之所以亡則知失德之當戒天人之際提于

影響我謂王宜監夏殷正以此爾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此一節書是承上監夏殷而言勉成王勤初政以永命也功謂有功指禹湯言名公曰我周天命文武受之今王繼之雖國祚方新然今日所受之命即當日夏殷二國所受之命也夏之子孫不能嗣而歸于殷殷之子孫不能嗣而又歸于我周其去其留不可恃以為常如此我謂王亦惟思二國之受命如禹之祗

德湯之懋德皆以大功格天故能多歴年所必勉强
繼嗣以其敬德為法乃可不墜厥命耳況王乃新宅
大邑服行敎化之初天命去留所係甚重尤當疾敬
其德以承天眷而為有功之君也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
吉凶命歴年知今我初服

此一節書是申言初服之當謹也哲命謂哲為天所
命名公歎息而言曰凡事謹始方能善終未有其始

不立而其卒能成者也譬如生子無不在初生年幼
時長養培護習于為善然後智慮日廣自成為善人
益人心所有之明哲雖出于天之降衷而實由習善
所致是乃人之自貽非他人所能增益也為政之道
亦正如是今王方在初服天之意或命王以明哲之
德或命以吉或命以凶或命以歷年長久皆不可預
知所可知者在今我初政如何耳若初服而能敬德
則是能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俱操之在我矣甚矣

王之當謹始也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此一節書是言敬德之不可緩而深致丁寧之辭也

召公曰今洛邑新成我王來居于此正服行初政之時天命之吉凶歷年之長短皆從此判敬德之功其可緩乎惟王其及時勵精急于敬德以為誠民之本不可有一息怠荒之心也蓋人君之德為天人之所繫屬王其惟德是用以禮義教化諴和萬民因以萬

民悅服之心祈禱于天永綏寵命衍國祚于長久嗣夏殷之歷年豈不即在此初服哉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此一節書是言不當用罰以治民也淫過也彝常法也召公曰人君承天子民致治敷化以德為本至于刑以輔治則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惟王急于敬德則當緩于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頑慢弗率遂敢于誅戮用治而無復顧畏之心葢小民雖愚從欲則易

而虐使則難惟順其性而利導之則可以成功順逆之機不可不審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此一節書是言宜用德以化民也刑者取法之意越于也顯明也名公曰惟王居天下臣民之上位為首出之位德亦宜有長人之德人君之德莫大乎好生元者善之長君以德元覆冒天下斯德與位稱而式化有本小民自感發興起皆儀刑于上之德將非彝

之民無一非用德之民于王之德不益以顯著乎所謂有功者如此豈可敢于殄戮以自損君德哉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此一節書是言祈天永命之道在于勤民而其實則當君臣分任之也其期望之辭丕大也式用也召公曰我君臣夙夜勤勞憂恤相與期望曰我周受命必大如有夏之歷年四百又勿失有殷之歷年六百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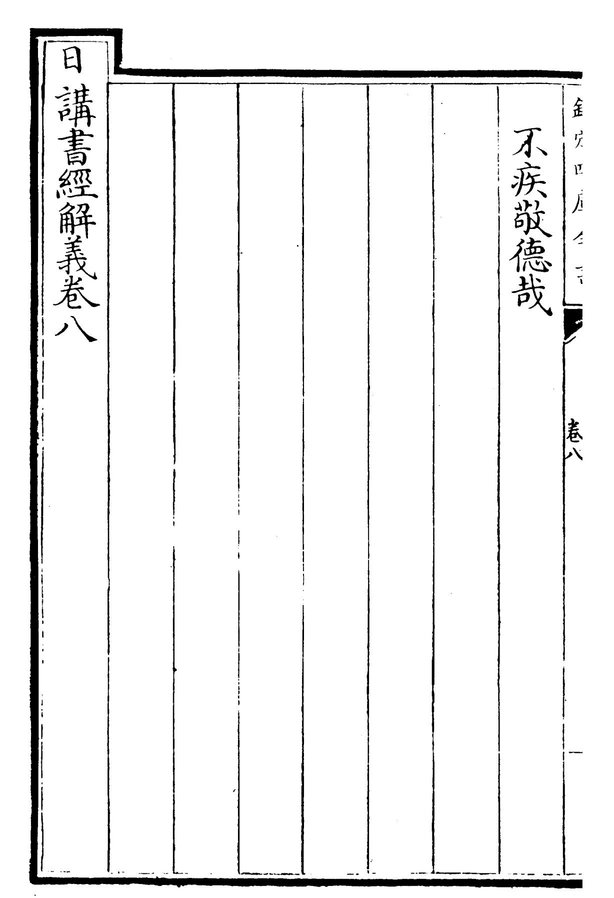
夏殷之歷數務期兼而有之然歷年受之于天而天心則係之于民惟王敬德諴民民心安則天命自固于以受天永命久安長治而國祚為無疆矣君臣所當勤恤孰有大于此者哉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此一節書是召公申明其奉幣旅王之意也讎民殷

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諸臣友民周家友順之民保保守也受順受也末終也召公拜手稽首而言曰洛邑新遷殷之頑民及諸臣與我周友順之民固皆視君德之修否以為嚮背者也王以德為威而可畏以德為明而可懷予小臣敢率此臣民于王之威命明德保守而不失順受而不違使無不遵法紀而服教化是則小臣之責也至于王乃天地臣民之主尤當疾敬德畏民嵒終有天之成命而勿失則

王之令聞亦將顯于後世傳于無窮矣此則在王而不在我我豈敢曰與有勤勞哉惟是王來洛邑必將毖祀以祈天命永久我惟恭敬奉幣于王用供王之祈天永命而已臣何勤勞之有夫人君既受成命則必思所以永命受命在今日永命在子孫老成謀國必計久遠此召公所以拳拳誥王致望于祈天永命而推本于敬德諴民也民者天之心而德則君民感孚之實君天下者思祈天其可不諴民思諴民其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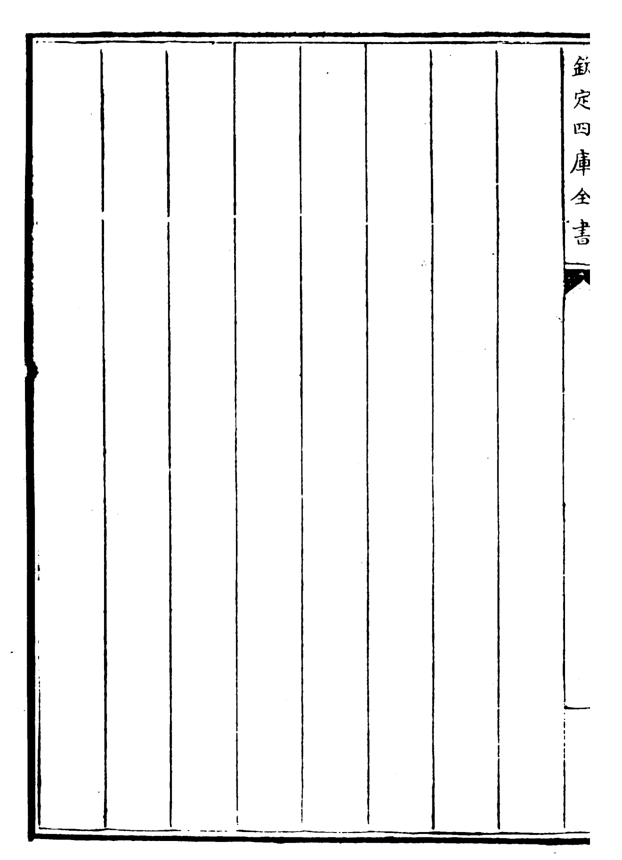
不疾敬德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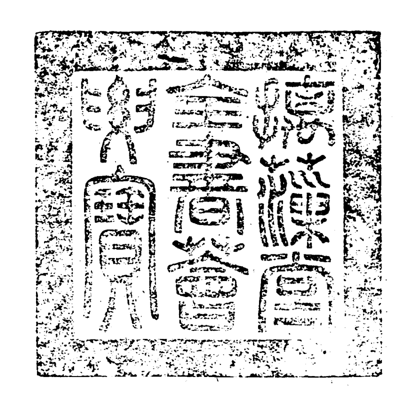
謹案第三頁後一行播聞于上帝刊本播聞訛聞播今改

第二十二頁前八行安在其能為政于國耶刊本脫能字今增

第二十七頁後六行非藉以恣宴樂刊本宴訛晏今改

第四十三頁前一行而國中無扞格之虞刊本扞訛捍據禮記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徐松